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六十一回 密意柔情真元帥戲假公主 將鳳認鳳雄娘子遇雌丈夫

卻說北安王因太子發兵南搶，放心不下，帶著王后、嬪妃、宗親、王子，百萬雄兵，離了五國城，來至狼牙山下，安下百里的連營。時時差了數十個細作，探聽太子交兵的勝敗。這日正與洪後帳中正坐，只見小番來報說：「太子分兵圍困雁門，連日攻打，看看要破，大宋的救兵到了。」番王說：「領兵者何人？」小番說：「新科武狀元姓寇名潛，表字雲龍。」洪後說：「這個名字好生耳熟，一時卻想不起是誰。」番王又問道：「多大年紀？」番卒道：「不過二旬上下，手下將佐皆是招募之人。」番王大笑道：「可見宋家無宿材良將，用這黃口稚子領兵。早晚把那十萬人馬的性命送在此地！」洪後道：「大王不可以老幼論，智勇之材，何關年齒？」到了次日，又一報來說：「大王不好了！宋將用白木櫃兩次虛實相間，破了四門的連營。眾都俱被圍住，太子、國舅領兵救應去了。」番王大驚，未及開言，又一報來說：「殿下被困祥孤嶺下，咱國兵將傷其大半，其勢甚危。」番王著忙，剛要領傾國之兵，親自去救。一連數報說：「殿下遭擒，全軍盡潰。」番王、洪後魂不附體，放聲大哭。正在慌忙，只見國舅、軍師哭進大帳，伏地請罪，道：「臣等喪軍失主，罪該萬死！萬分無奈，如此這般冒死至宋營，求保全殿下性命。宋帥准降，限以三天，臣等特來請旨，聖意定奪。」番王聽了，無計可施，只得依允，備貢投降。次日免冠罪服，親捧貢單，把洪國恩打入囚車，帶領國舅、軍師，到宋營請罪，求放太子。高小姐執意不從，只把眾番將放回，交付番王。北安王無奈，大哭回營，見了洪後，慟述已往之事。洪後落淚多時，忽然想起，說：「大王且莫傷心，小妃想起一個主意來了，或可救孩兒回來也未可定。」番王急忙問道：「賢後有何高見，快些說來。」洪後說：「咱們的義女合慶公主，當日收他之時，小妃要與他擇選附馬，他說他乃有夫之婦成親未久，因事失散。如今這宋帥，我方才想起與他所言是一樣的姓名，一定是他夫主，何不將公主送至宋營，使他夫婦相逢，央他在元帥面前以情求告，釋放壽山回來，也未可定。他念我救他之恩，一定盡心。」番王點頭稱妙，遂命番婆把書生請到帳內，番王、洪後哭哭啼啼，向他說了一遍。

這書生聽罷番王洪後的話，低頭納悶在心中：「這人姓名真奇怪，是怎麼一字兒不差與我同。家鄉籍貫全然對，一定其中有隱情。這個人既然冒我的名和姓，我與他不是親戚定是朋。想我埋名住此處，葉落歸根那是終。何不趁此回故里，把我這一番冤枉稟元戎。我與他一土之人同鄉里，必然憐念我學生。求他轉奏當今主，借此機緣把冤明。一來雪我從前恨，二來好訪我的恩人曹長兄。何況我喬妝打扮終非了，每日留神耽怕驚。恰喜今朝逢機會，正該借水把舟行。歸家重整先人業，正圖奮志取功名。掙一個，腰金衣紫光祖宗，雪怨懣恩把往事清。那時方稱平生願，不枉為人一世生。錯過機緣無日返，再想回南恐不能。」書生主意安排定，連忙答應點頭應。番王洪後心歡喜，雙雙囑咐又叮嚀。書生說：「父王母后恩如海，沒齒難忘認義情。孩兒見了寇元帥，苦苦哀求出志誠。就只是還恐其中有舛錯，我一定捎帶回書下情。」番王說：「姓名無差一定是。」洪後說：「是與不是走一程。」但願你夫妻破鏡重完聚，也使我父子團圓母子逢。」番王當下忙傳旨，預備轎馬與從人。洪國母打點妝奩陪送物，駝馱皮箱共寶瓶。四對番女為贈嫁，貴人後帳把衣更。拜辭番王與國母，灑淚分別把轎登。番女化妝乘俊馬，不花丞相緊隨行。駝馱箱籠跟在後，一直來到雁門城。

且說夢鸞小姐此時已收兵進關住在行台，還是與青梅獨居內庭。石總鎮大排慶功筵宴，犒賞軍卒。小姐先差人上京報捷，擇了回兵的吉期。這日剛然宴畢，只見中軍來稟：「今有番相不花無敵奉北安王之命，又來求見。城外有許多轎馬箱籠，乞令定奪。」小姐沉吟道：「又有何事？且令來見我，就說本帥有請。」中軍退去。去不多時，將番相請來。只見他不似前番打扮，頭帶雲頂盤龍豹帽，鬚插兩朵金花，身穿紫錦披肩蟒袍，十字披紅，窄袖下垂，金廂玉帶，雙環緊扣，足登鹿皮鞋靴，春風滿面，走上甬路。小姐站起，降階而迎。彼此見禮，讓進大庭，分賓而坐。

獻茶已畢，小姐問道：「賢宰今日光臨，諒必有教，請道其詳。」不花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虎威，多蒙元帥准降，國君感戴不盡，欲思報效。今有愛女合慶公主，芳年綺質，顏色傾城，國君願與元帥結秦晉之好，特命下將送來，現在城外候令，乞收納是幸。」小姐腹中暗笑，答道：「多承狼主美意，禮當從命。但只是本帥已有原聘，尚未結縭，怎敢停婚再娶？」不花取出一封書來，送與小姐，說：「這是國君的手字，因這位公主有假隱情在內，元帥請看此書，便知分曉。」小姐聞言，只得折書觀看。卻是北安王的口氣，前邊幾句套語，後邊是說：「這公主並非敵國親生，乃認義之女，自稱姓孟，小字高鸞，其夫乃江南寇翰林的公子，其名其字，與元帥不錯分毫，故差丞相先護送夫人重圓破鏡，藉表愚忱等語。」小姐一見，暗暗叫聲奇怪：「寇公子原聘是我，曹兄所言野青園所定者又是鬱氏，怎麼又有個孟氏之女孟高鸞呀？這三個字好生奇怪，竟把我的名字顛倒一般，真正作怪。且住，莫非又在那裡收下的不成？倒要見見這個女子。」想畢，把書掖在靴中，向不花說道：「既承狼主美意，本帥應下便了。」

不花心中甚喜，才要起身，只見石總鎮與呼延平等一干眾將一齊說道：「元帥不可，豈不知臨陣收妻，罪該斬首。元帥攜帶我等立此奇功，回朝面聖，定受褒封殊獎，何苦自取罪戾？」小姐說：「業已投降，便是一體，結親何礙？」石老爺道：「彼中雖歸王化，降附未久，元帥尚未回兵繳旨，焉得擅專？縱欲結親，待請旨而後可。元帥豈見不及此乎？」鄭鐸道：「何況元帥已定原聘，呂大人聞知亦難免一番爭論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多承關切，別人臨陣收妻一定取罪，本帥無妨。莫說一個兩個，就收十個也不至獲罪。」眾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又諫阻了一回，小姐只是笑說不妨。眾人見他不從，也只得罷了。

當下不花丞相告退，來到書生面前，躬身回道：「貴人在上，為臣方才見了寇元帥，先達送來之意，他推托不允；後見了狼主的手書，歡然應下，即叫送公主進城。看光景，那元帥一定是公主元配無疑。這一進城，見了元帥，望求貴人千萬央求元帥施恩，釋放殿下回來，我君臣生生世世報之不盡。」書生說：「那是自然。我還有件大事，這封手啟，煩丞相帶回，上稟父王、母后，將這八名宮女與駝馱箱籠俱各帶回，交付大王，就說孟氏居國三載，受恩莫大，不能報其萬一，實實有愧於心，何敢復荷厚禮。」不花道：「這是主上與貴人的妝奩贈嫁，焉敢帶回？」書生說：「我那書中別有一段衷情，父王見了，自然明白。至於御弟壽山之事，我力所能為，無不盡心。先生回去上稟父王、母后，候信便了。」不花見說，只得遵命，送書生進城回來，帶著番女箱籠，回北去了。原來寇生那封書中，是把他肺腑緣由被害始末細達番王，書中大概說是：難人並非孟氏之女，江南寇雲龍實是難人的真名本姓。因被了不白之冤，出於無奈，喬妝避禍。蒙恩收養，刻骨難忘。趁此機緣，思歸故土，乞恕蒙蔽之罪。御弟之事，力若能為，無不用命。大德深恩，容日再禱。北安王見書方知這段衷曲，與洪後嗟呀而已。

且說寇生轉至帥府，小姐吩咐送入後堂。石總鎮少不得擺上喜筵，與元帥賀喜。大家把盞稱慶，飲至一更，方才告退出府。鄭鐸笑向呼延平說：「看不出英雄好漢，原來是位好色的將軍。」呼延平也笑道：「你又嘴癢，還不曾被人殺怕？」鄭鐸回手把自己臉上打了一掌，說：「承教，承教！再也不說話了！」孟、焦二人一齊大笑，各回寓所去了。

且說高小姐見眾將散去。命青梅閉了中門，叫他在這看印，要往後房去會公主。青梅說：「請問帥爺，今日留下這位公主，尊意又是什麼主見？」小姐說：「從無什麼主見，彼女子，我女子，不過取個笑兒。」青梅說：「我也跟了去看笑兒罷。」小姐喝道：「胡說，誰家洞房花燭，新人的臥室也許家將擅入？無規矩的奴才，狗腿就該打折！」青梅說：「是，是，小人不該去，何不把番王那封書與小的看看？」小姐說：「也不許你看。」青梅說：「這是怎麼說？大喜事為何這等發怒？」小姐一面低笑，一面更衣。青梅又問道：「請爺的示下，還是去看看新人就來呀，還是在那裡安寢？」小姐說：「我盤問他幾句話兒，投了機就在那裡睡，不合式還是回來。」青梅說：「合式不合式，回來睡罷！這大院子剩我一人，著實發恐。」小姐脫了官服，換上便衣，說道：「你這些嘮叨，我偏不過來了！」遂笑嘻嘻的走向後邊去了。

青梅悄悄跟在後面，溜到窗下，（伸舌）破粉紙，望裡偷瞧。夢鸞小姐走至堂屋，止住腳步。

這小姐，慢挨門下先偷看，輕啟湘簾望裡觀。只見那妝喬番公主燈前坐，花容玉貌似天仙。九鳳金冠頭上帶，垂珠吊掛與披肩。雉雞翎插分左右，一雙虎尾色如棉。兩根練垂飄腦後，異寶奇珍上面懸。紅繩搭就如血點，三尺青絲墨一般。六個金圈搖玉耳，可是那對頭掐住不曾穿。立蟒紅袍藍折袖，海水江牙五色鮮。鬆綠襪衣西洋錦，織金繡線小龍團。元素花靴雲裡雁，魚白緞襪錦沿邊。白綾手帕長三尺，上繡著鴛鴦戲水並蒂蓮。雙腕潔白如美玉，嫩筍初生十指尖。四個金鐲泥鯁背，翡翠戒指放光寒。無語低頭燈下坐，愁容滿面兩眉攢。小姐一見暗誇獎，「這女子貌與奴家可比肩。你看他骨格清奇多端正，動人喜愛討人憐。不知他幾時會著寇公子，何方匹配結姻緣。今日裡聞名錯認來相會，指望著樂昌破鏡又重圓。那知我孤鳳尚覓丹山鳳，未卜他斷梗飄蓬到那邊。你看他思萬稱蛾蹙，正與我百結愁腸是一般。你那裡夢游巫峽空歡喜，我這裡對景增悲心暗酸。你那裡望穿秋水呆呆等，我這裡意懶心灰難向前。」這佳人偷下幾點傷心淚，忽然轉念自詳參：「他既與寇郎在先為夫婦，不知他節志水霜堅不堅。我何不這般如此將他試，便曉多嬌肺腑緣。」佳人想畢忙移步，輕伸玉指啟湘簾。未曾進房先咳嗽，滿面春風走向前。望著書生將躬打，說道是：「貴人在上請聽言。多蒙狼主垂青眼，玉葉金枝配下官。拙夫是一個武夫多愚蠢，怎麼配瑤池蓬島玉天仙。方才在前庭夜宴時候，使公主洞房花燭受孤單。有負良宵辜雅意，陪賀來遲望海涵。」說著復又將躬打，坐身旁，緊靠書生兩並肩。雲龍一見忙站起，滿面通紅躲一邊。正顏厲色呼元帥：「休得詼諧請收言？只因我時乖運蹇遭冤枉，塞北埋名這幾年。恰逢元帥來此地，意謂同鄉必見憐。事逢機會出無奈，將機就計欲回南。吾還有滿懷隱恨不明事，仰求鼎力替達天。休當小生是女子，我也是頂天立地丈夫男。」書生之言還未盡，這不就嚇壞佳人高夢鸞！哎喲一聲朝後退，一溜歪邪靠壁間。心頭小鹿禿禿跳，似啞如聾兩眼翻。書生一見直了眼，不知他這般害怕主何緣。兩個人你看著我來我看著你，窗櫺外立怔了小丫鬟。青梅暗暗說不錯，可坑殺了我的老天。慢慢轉在堂屋內，意亂心忙往裡觀。但只見：這一個閉口無言面朝北，那一個木雕泥塑臉朝南，這一個兩眼圓睜，滿面焦黃，雙手紮煞，咕咚一聲坐在椅上；那一個一雙目定，遍體篩糠，前合後仰抖衣衫。這一個看著虛空，拍拍胸膛，搖頭髮恨把跟牙咬；那一個望望元帥，欲言又止，雙足不穩，漸漸伏倒地平川。高小姐著忙良久神思定，含羞自恨踩金蓮。暗罵自己真胡鬧，率意輕薄惹事端。「丫頭家充什麼新郎取什麼笑，占什麼便宜鬧什麼頑。這而今，意外奇端出了岔事，我是少女他是孤男。人所共知同過夜，到將來水落石出怎見天？奴總有冰肝鐵膽誰還信哪誰還信？竟把我一世清名火化煙了火化了煙。小賤人哪素日聰明何處去？竟有個假扮人兒把我瞞。莫不是塞北君臣知就裡，故意前來取笑咱？」小姐心中想至此，由不的陣陣無名烈火煎。「罷了罷了我今要把清名保，除非是立斬喬妝假扮的男。傳齊眾將明說透，立刻提兵滅北番。哎捨著這把生靈骨，我要不刀剝了不花氣不乾！」這小姐翻身站起忙拔劍，青鋒出鞘透光寒。一直竟奔書生去，直豎雙眉杏眼圓。寇爺一見魂不在，青梅女跑進房來用手攔。

「老爺，老爺，且請住手，等問個姓名來歷再斬不遲。」回頭向書生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，你到底說話呀！」書生見有人來拉，心內少安，定了一定，這才整衣向前，望著小姐深打一躬道：「元帥不要著惱，小生只因出於萬不得已，非敢冒瀆虎威，以觸盛怒。原因當日如此如此，被人謀害，潛居塞北，如今這般這般，來見元帥。還有一事不明，書生斗膽亦要領教，但不知大人的姓名籍貫何故與小生一字不差？」說著，又打一躬。青梅把小姐一看，暗說：「好了，幸我跑的快，不然怎了？」小姐又驚又喜，羞臊難當，用手把青梅一推，倒空著劍，兩步作一步，只聽一陣靴子響，跑向前邊去了。